





# 給魔鬼



重慶市第一區工人俱樂部圖書館藏

工人文化社

848

121.1-7

3

社作工化文

叢詩作工

[輯二第]

1

鬼 魔 給

著 采 王



3 0663 0131 2

行印月六年九四



重慶市第一區工人俱樂部圖書室藏

A389630

能殺纔能生，能憎才能愛，

能生能愛纔能文！

——魯迅

# 目錄

揚子江的頌歌.....	一
給「百靈鳥」.....	八
我來到上海.....	一六
收穫季.....	二二
伸出鋼鐵的胳膊.....	二九
槍的祈禱.....	三九
他們來啦！.....	四八
給魔鬼（短詩集）.....	五三



## 揚子江的頌歌

揚子江篩動着翠綠的波浪，

揚子江吐着冰雪似的白沫，

揚子江每一粒飛起來的水滴，就是一粒珍珠，

揚子江的底層潛藏着一種向前奔騰的暴力，

揚子江來自喜馬拉雅山的萬峯之中，

要流向浩瀚的大海！……

今天，

揚子江起得最早！

我站在貨船冰冷的落滿露水的甲板上，

我看見揚子江

迎着漸漸消散的夜的黑色起來，  
迎着月光似的白茫茫的霧氣起來，  
迎着幾顆快要墜落的星星起來，  
迎着濕潤潤的使人的皮膚感到舒適的微風起來，  
迎着從透明的天邊顯露出來的，  
太陽姑娘的長長的睫毛起來！

這是春天，

這是人民的胸脯被鎗打得最痛苦的一個春天，  
這是人民第一次在生活裏面燃起火來的一個春天，  
揚子江歡喜得

笑出眼淚！

在過去久遠的數不清的年代，揚子江

會看見那些穿樹葉披獸皮的中國人的始祖，  
怎樣在參天蔽地的林莽裏面，過着恐怖而飢餓的流徙生涯，  
會看見每個朝代的聲勢赫赫的暴君們，  
怎樣在互相撕殺的戰亂裏面興起和沒落，  
會看見千萬萬的企圖叛逆的奴隸們，  
怎樣在劍子的刀刃下面，讓紫紅色的血液渲染這土地，  
會看見人民在可怕的麻木的沉默裏面，  
怎樣一代一代的從眼淚裏繁殖下來，又一代一代的在眼淚裏死去，  
會看見那些把死亡當作避難所的人，  
怎樣帶着沒有報復的仇恨，和一種永遠不能實現的幸福的夢想，  
讓那清澈的無罪的江水，  
把他們吞沒到水底！……

噢，這永遠不會枯竭的和不能衡量的江水，  
就是人民流出來的淚呀，

就是人民流出來的血！

在已經飛逝了的黑暗而空虛的日子裏，

誰會聽到過揚子江任性的狂笑的聲音？——

揚子江只是日夜不停的滾滾的流動，

只是日夜不停的嘆息和哭泣，

只是日夜不停的用瘡啣的低沈的聲音，

唱着一支永不改變的描繪人民苦難的

悲愴的歌！

這是春天，

這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從所未有過的激變的春天，

這是一個在我們的心情上真正蒙滿新鮮的綠色，和開滿花朵的春天，

這是一個地球躍動和轉動得最迅速的春天，

這是一個，被瀾漫天地的大火

以千軍萬馬奔騰的姿態  
撲向江南的春天！

看啊，

揚子江的全部面容正鼓盪着一種不能掩蓋的喜愉，

揚子江的眼睛裏流出滾滾的歡喜的淚水，

揚子江的青銅色的胳膊在熱情的舉動和揮舞，

揚子江伸出捲曲的舌頭，一次又一次的親吻着兩岸的土地，

揚子江用一種神祕的粗壯的語言，

在述說着一個將要勝利的開天闢地的故事！

在揚子江的激動的心臟裏面，

我像一個探險家一樣傲然的站在貨船的甲板上，

我不但有着哥倫布企圖證明一個真理的信心，

也有着他的企圖尋獲一個新大陸的

執拗的夢想！

在這樣一個美麗的春天的早晨，

當我看見那才昇起來的帶着林葉氣息的陽光，

看見那嵌滿綠寶石似的蠟油一樣的青蔥的樹林，

看見那在紫紅色的土地上閃光的黃色的菜花，

看見那在樹林裏面突然飛起的穿着黑裙的小鳥，

看見那在岸邊上行馳的船上的白帆，

和遠遠的聽見那冷笑的稀落的槍聲，

我有着像揚子江一樣的快樂，

我的眼裏潛然的流出發熱的眼淚！

——揚子江，

更大聲的笑起來，

讓我和你，和所有的全中國人民狂笑的聲音，

凝結成一個鋼鐵似的整體！

（一九四八，四，四日。）

給「百靈鳥」

生活是一個殘酷的熔鐵爐，  
它常常按照着自己的規律和容貌，  
鑄造一些適合自己要求的軟體動物，  
不能駕馭或支配生活的人，  
就必定被生活所熔解。——

我的好兄弟，  
你明白這個嗎？……

你看：

你的蒼白的臉沒有一點血色，  
你的背駝着，兩手直垂，肩頭隆起，

你的梳得光光的髮縫中間，集滿塵垢的碎屑，  
俯坐立，走路，規矩得像唱戲的老生一樣，  
你的暗淡的眼睛，是那樣淒涼的映動着，  
你說話的空洞的聲音，  
缺乏閃光和彩色！

你這些外在的表情和儀態，  
說明你的心情已經習慣於在吃人獸的舌尖上面跳舞，  
說明你注射了嗎啡的意志，正在追求一種頹廢或麻醉的快樂，  
說明你的生命已經接黑暗的墓穴的邊沿，  
說明你理想和信仰的花，在你胸膛裏失去了養料，  
說明你將從一個強大的力量裏面游離出來，  
像一粒小小的水滴，離開浩瀚的大海！

這對你，

是一次嚴重的考驗，  
也是最後一次的考驗！

我每次和你相見的時候，

你就用一種病態的抖顫的聲音，

講說着保存自己，就是保存實力，

講說着雞蛋永遠碰不壞石頭，

講說着狐狸嘴上的觸鬚，刺着你的屁股，

講說着大指揮家，給人家擦皮鞋是一種羞恥，

講說着知識份子的臭嘴巴，沒有吃過人民的脂肪，

講說着這是集體事業，不要冒充英雄！

再不，你就眯縫起眼睛，像祈禱一樣，

講說着幻想一件花條襯衣的迷夢，

講說着一條血紅的領帶，會使你減少十歲年齡，

講說着現在已經是結婚的時候了，還沒有弄到一個像樣的女人，  
講說着維他命丸可以延年益壽，  
講說着枯燥的生活，  
像沙漠一樣寂寞啊！

你說你需要刺激，  
需要烈性的致人死命的毒藥！

當你喝過燒酒，  
靜血管在你額角上凝結成繩子的時候，  
你瞪着像化石一樣的眼睛，  
你的嘴角上塗滿花生米白漿似的吐沫，  
你咬響你寬大的雪白的牙齒，  
你一口一口的噴着紙烟的濃霧，  
你高高舉起像樹葉一樣枯萎的手掌，

你憎恨一切，咒罵一切，你夢想放起一把野火，讓整個世界在你的憤怒的火裏毀滅！

可是，你也常常像一個等待屠刀的小獸，  
默默的坐在窗子前面，  
流着眼淚，低低的嘆息着，  
在空虛裏去尋求充實。

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經思考過：  
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生活態度和心理狀態？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舊社會污穢的垃圾，  
深深的埋藏在你的思想裏面？

我想了又想，

我總覺到你是一隻關在籠子裏的百靈鳥，

你只會在籠子裏面流淚，唱歌，憤怒，和夢想着廣闊的土地，

却永遠不能像鷹一樣在雷電裏面享受恐怖的快樂，

因為你捨不得丟棄主人賜與的幾顆米粒，

和担心籠子外面有折斷翅膀的風暴！——

你的生命缺乏真誠的熱愛與憎恨，

缺乏果敢的反省和行動的信念，

缺乏一種向前進取和突擊的

壯烈的火焰的燃燒！

——飛出來吧，

從那狹小的思想的籠子裏飛出來吧！

只要你肯走出一步，

你就會看到人們爲了爭取片刻的喘息時間，

在怎樣撕殺和啃咬，

你就會看到亞洲這塊依山靠海的土地，

在怎樣經歷着脫胎換骨的痛苦，  
你就會看到在人類的歷史上從所未有過的大事件，  
在怎樣以一種山崩地裂的大地震的姿態，  
降落到我們呼吸的年代！

在這個大激變的前面，  
假如你不再低着頭去追覓過去的脚步，  
你不再用嘴唇去親吻那蒼白的墓碑，  
你不再去作舊時代的送葬或唱輓歌的人，  
你不再夢想作大殺人犯的墊腳石，  
你就得  
立刻投向人民流出的新生的血液裏面！

我的好兄弟，  
你必須作一個新人，必須作一個真正的人，

因爲，在新生和死滅的殘酷的戰鬥裏面，  
不許有一粒渣滓存在！

(一九四八，五，中旬)

## 我來到上海

爲了表達我的悲愴而又激動的感受，  
我想大聲的吹出一串尖利的口哨，  
或唱起一支描寫英雄們事跡的歌！……

哦，這就是上海，

這就是用珍珠，象牙，黃金，和各種華麗的商品裝飾的上海，

這就是用二十世紀的高度的工業建築的上海，

這就是昇華着人類的墮落的行爲的上海，

這就是中國人民的血水和眼淚喂養的上海，

這就是以經濟或政治作爲賭博遊戲的上海，

這就是被豪門奪取和壓榨的上海，

這就是中國的奴仔們和國際康笛爾們統治的上海！

上海，我來啦，

我帶着一個探險家的意志和夢想，我來啦，

我像逃避荒旱的農民一樣，攜妻帶子，和一些簡單的用具，我來啦，

我像古代過着流徙生涯的遊牧部族一樣，

在毒蛇猛獸的殘酷的鼻子尖的下面，

我來啦！

這座城池是廣闊的，

廣闊得好像包圍着尼羅河的大沙漠，

可惜在這沙漠裏面，並沒有映着落日的輝煌的金字塔，

和那壯嚴的象徵着大自然的威力的獅身人面像，

讓那些可憐的旅者，俯伏在前面，

奉獻出近乎絕望的虔誠的祈禱！

我茫然的（但是昂着頭）在這喧囂的街道上面走着，在大建築物的脚下，像螞蟻似的走着，在陳列着印度綢和美國電器的櫥窗前面，冷笑的走着，在車輛與車輛之間，急促的走着，我蓬鬆着落滿塵垢的長髮，穿着比路邊上等待施捨的乞丐還破舊的衣服，啃咬着土塊似的僵硬的焦澀的燒餅，踉蹌而慨然的走着！

這時，我恍然想起：

魏晉時代的聖者（劉伶和阮籍們），怎樣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着身體，提着點亮的燈籠，用瘋狂的行動諷刺着他們生活着的不合理的社會，和給那些暴虐的王公候伯們以惡毒的嘲笑！

這裏的人，只知道物品和股票價格的高漲和低落，  
這裏的人，只知道以誘騙和敲詐作爲追求生活的勞動，  
這裏的人，只知道以金錢和色情作爲衡量幸福的尺度，  
這裏的人，臉都是蒼白的，沒有一點正直的血色，  
這裏的人，僅僅用眼角觀察事物，  
他們塗滿脂肪的嘴唇，都蓄着狡猾的機智，  
時時刻刻在準備編造甜蜜的謊話！

他們從來不知道，（也根本不想知道），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正發生着怎樣的事變——  
在那不遠的地方，  
不是有人正啃咬着紅色的草根和苦澀的樹葉，  
在那不遠的地方，  
不是有人在學習着希特勒的富國強兵的故事，  
在那不遠的地方，

不是正有千軍萬馬迎着敵人射擊的U.S.A.製造的子彈前進，和襲擊！

我思考了又思考：

我總覺到這座城市的公民們，好像生活在塔尖上一樣，

雖然這塔的基層已經動搖和快倒塌了，

而這些高貴的可憐蟲們還把墳墓當作天堂，

還把骷髏當作唯一的美人——

哦，上海，我來啦，

我帶着一個探險家的夢想和意志，我來啦！……

我的嘴有些焦渴，

我的胸脯裏有火在燃燒，

我的每一塊肌肉都在不安的顫抖，

在難以譬喻的憤怒的，激動的，悲愴的心情裏面，

我想大聲的吹出一串尖利的口哨，  
或唱起一支描寫英雄們事跡的歌！

讓這口哨或歌聲，  
像帶着白熱化的光芒的突然爆炸的雷電，  
像天崩地裂似的大地震，  
像被狂風暴雨激起的海嘯，  
劈向人們蒙昧而麻木的心臟！

上海：你什麼時候才會從睡夢裏醒來？……

(一九四八，四，中旬。)

## 收穫季

麥子熟了要收割，  
不要讓金黃的麥粒，  
從枯黃的麥芒裏面一顆一顆的掉在土裏。——  
這是一個唯一的，  
收穫的好季節啊！

你看，

在江南肥沃而濕潤的平原上面，  
這阡陌相連的黃滾滾的麥田，  
真像瀾漫天地的大水，  
不知從那裏流來，  
又向那裏流去！

而那些稀落的矮小的農舍，  
和那些塗滿髮油似的濃綠的林子，  
就是黃色波浪裏面的，

島嶼！

這裏，

有風，任性的吹着，使人的胸襟清暢和開擴，  
有雪一樣潔白的雲朵，悠然的從屋頂上飄過，  
有成羣結隊的鳥雀，喧囂着，飛向遠處，  
有淺淺的小河，映着老樹和草叢的影子，  
美豔得好比一幅古典的油畫！

你想，在這樣的情景裏面，誰會相信：

這就是農民「無立錐之地」的貧困的農村？  
這就是被觀音土和紅色草根磨折的農村？

這就是殘酷的封建地主，官僚，和外國幫兇侵蝕的農村？這就是無時無刻不在演着服毒，跳河，上吊的悲劇，而使死者飲恨千古的農村！

但是，

無疑的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

你看，

每一個麥穗，真像姑娘們的大辮子，

每一個麥粒，真像珠子一樣碩大和閃亮，

每一個寬大的麥葉，真像花盆裏的蘭草，

每一個麥櫛，真像化驗室裏的玻璃管，

啊，每一寸土地，就是一寸黃金，

每一塊土裏面，

都包含着一個幸福的夢！

可是，現在，

麥梢都一叢一叢的撲倒在泥濘上面，

麥芒和麥根都已經生霉和腐朽，

麥葉也都捲曲和碎爛了，

那麼爲什麼還沒有人

來收割呀！

麥子熟了必須收割，

不能讓金黃的麥粒，

從乾枯的麥芒裏面一顆一顆的掉在土裏！

那些像青銅雕像一樣的年輕人，

那些像水牛一樣辛勞和健康的年輕人，

那些永遠閉着厚嘴唇的年輕人，

那些顴骨突出，比火砲還烈性的年輕人，

那些受了欺壓的，偷偷練習「少林」拳的年輕人，  
那些常用清亮的嗓門，愛唱「八剝廟」的年輕人，  
都到那兒去了？

在這廣闊的無邊的麥田裏面，

只有一個包白頭巾的女人，正坐在田埂上喂孩子的奶，

和一個黑瘦的提着鐮刀的老人，

瞪着乾枯的眼睛望着麥田嘆息，

（風，吹起他斑白的鬚髮）——

這美麗的麥田，

真像一片沒有人跡的曠野！

在過去的日子裏，

不管收穫的糧食是不是屬於他們，

而他們畢竟還會快樂或痛苦的勞作着，

現在，他們索性一絲不留的  
離開了這土地！

是的，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  
也是一個人爲的災荒的季節，  
只有這麥田才能證明，他們，  
就是種出雞蛋大的米粒，也喂不飽吸血蟲的肚皮，  
就是種出幾千斤的大財寶，也填不滿吸血蟲的錢櫃，  
於是，他們，在鄉警和保安隊的追逐和捕殺下面，  
不得不揹着簡單的用具，  
在暗黑的深夜，  
悄悄的告別了生育他們的  
而又迫害他們的村落！  
同時，這麥田，也證明，

他們怎樣以一種英雄的氣勢，  
撲向那正在燃燒的熊熊的大火！

這火，

以千軍萬馬向前奔騰的步伐，  
席捲起江南的森林，曠野，鄉村，  
和這等待收割（而再無法收割）的麥田，  
不久，這麥田也將昇騰起烟霧和火焰，  
也將變成一片復仇的火海！

那時，

那些年輕人，會再一次出現在這土地上面，  
來收穫真正屬於自己的麥子，  
和成羣結隊的向那飄過白雲的藍色天空，  
唱着歡聲雷動的歌！……

（一九四八，六，十。）

## 伸出鋼鐵的膈臂

像游盪在山野裏放牛的孩子一樣，  
向着綠濛濛的山谷和林子，粗聲粗氣的喊叫一陣也好，  
用不成腔調的嗓門唱一段感嘆人世艱難的「蕭恩打魚」也好，  
再不，任性而又放肆的  
對着那悠然的飛着雲朵的天空，  
嘰嘰囁囁的傻笑一陣也好！……

讓那些用美國奶粉塞滿了腸子的紳士們，  
讓那些文質彬彬的有着鷹嘴鼻子的道學先生們，  
讓那些欺軟怕硬的像陰謀家一樣看人的公民們，  
都斜着吊死鬼般的眼睛，

向我們嘔吐，

向我們吐口水，

向我們用比蠅子巴巴還惡毒的話語，  
像蒼蠅嗡嗡一樣嘵嘵叨叨的嘲笑吧！

他們除了只懂得世俗的點頭和鞠躬以外，

除了僅會拿金子裝璜噬血的牙齒以外，

除了甘願替大殺人犯作媚上諂下的跟班以外，

他們無知得像一條吃泥土的蟲子，

你們說，他們有什麼智慧來解釋：

一顆燦爛的星爲什麼要發光，

一朵鮮豔的小花，爲什麼要結出豐滿的果實？

一個樞稜的旅者爲什麼永遠跋涉在自己的理想築成的道路上面，

和舉着準備在五步以內

割取敵人首級的武器？

——哈！

好一片光，

好一片熱，

好一片結紅掛彩的土地！

是誰，把這個世界的鐵鏽般的塵垢洗去？

是誰，爲這世界縫製了一身華麗而光澤的衣服？

是誰，給這世界灌注了一種年輕的生命？

是誰，點燃了這世界的要求繁榮下去的強大的力量？

是誰，使這世界暴發出了像江河奔騰一樣的

冷酷而又快樂的充滿勝力信心的笑聲？

昨天，我還看見這世界，

像一池生滿藻類植物和散發着腐臭氣息的死水，

昨天，我還看見這世界，

像一個生着三期肺病的咯着血絲的病者？

昨天，我還看見這世界，

徘徊在沒有指針的十字路口，

像一隻受傷的倒在曠野裏的小獸，

茫然的閃動着那雙哀傷的眼睛！

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裏面：

人們沒有真正的熱愛，也沒有真正的仇敵，

沒有真正的理想，也沒有等待完成的真正的事業，

只是無可奈何的揉搓着發酸的脊椎骨，

只是疲累的打着不帶任何感情的哈欠，

只是在麻木的睡眠的狀態裏面，

等待着閻王爺的最後的憐憫！

我會親眼看到一個快畢業的大學生躺在鋼絲床上，

默默的讀着才從弄堂裏租來的「連環圖畫」；

我會親眼看到一個高級公務員在辦公室裏，

津津有味地向他的部屬讀頌着「樂戈從良記」的偉大事蹟，

我也會親眼看到一個受過西洋教育的女人，

在神廟裏面沒有一點羞恥的跪在觀音菩薩前面，

祈求神的保祐和賜福！

可是，今天，

在我的（也是千萬人的）要求活下去的頑強的意志裏面，

透過層層疊疊的尸骸的黑影，

我看見這世界正在迅速的變化和新生，

好像春天在風雪裏突然降臨，

使每種物體都顯示出一種鮮亮的耀眼的彩色！

我是才從臭蟲和蚊子圍攻的暗夜爬起來的，

我是才從致人致命的大病裏爬起來的，  
我是才從那些頹廢主義者的冷笑裏爬起來的，  
我鐵塔似的昂然的站立在大地上，  
清晰的看到了這透明的世界，  
像那位「桃花園記」中的漁夫一樣，  
看到了一個豁然開朗的新天地！

哈，你看，

太陽以各種各樣的美麗的珍珠和鑽石，  
嵌滿了每家的窗子和屋頂，  
嵌滿了每條小河清澈的流水，  
嵌滿了所有的植物的青蔥的葉子，  
嵌滿了人們微笑或痛苦的容貌！

同時，太陽，

也把花香和潤人皮膚的水蒸氣，  
大量的投擲到我們居住的地球！

在我的前面，

有面目黎黑的工人們滾動着笨重的木箱，咬着雪白的牙齒，  
有赤顯着青銅色的肌肉的車夫，推動着板車的輪子，沉重的滾過，  
有修理鐵器的工人，舉着氧氣管，向鐵器噴射着紫紅色的火，  
有馬路工人揚着鶴嘴鋤，吃力的向下劈落，  
有數不清的像尋覓米粒的螞蟻一樣的人羣，  
在街道上急劇的擁集着走過！

他們衆多的脚步的聲音，

他們高聲說話和叫喊的聲音，

他們低聲嘆息和哭泣的聲音，

他們大胆的冷笑的聲音，

他們在勞動時候的嗚呀的聲音，  
伴着這世界的齒輪和齒輪啃咬的聲音，  
組合成一部壯大的，幾乎震聾耳朵的  
時代的交響樂！

這是一種熱愛生活的，  
熱愛勞動的，  
熱愛戰鬥的，  
熱愛理想的交響樂啊！——  
在這神聖的音樂裏面，  
人類的歷史  
正翻身！

迎着人類新生的歷史的早晨，  
我蓬散着日久未曾修剪的頭髮，

從那狹小的暗黑的房屋裏走出來，

在我激動的和淒涼的心情裏面，

浮現出像晨霞一樣清新的顏色，

我的隆腫而發酸的眼睛，

含滿濕潤潤的歡喜的熱淚！

讓我想山野裏放牛的孩子一樣任性的喊叫吧，  
任情的大聲的狂笑吧，

因為，我，

第一次從這世界的腐朽的尸骸的黑影裏面，  
看到了一種強大的而將作為扭轉這世界的  
新生的力量！

噓！

伸出鋼鐵的胳膊，

擁抱這世界！……

（一九四八，七，中旬。）

## 槍的祈禱

地球圍着太陽的軌道旋轉，  
我們圍繞着生活所給予的狹小的圓圈旋轉。——  
這一個短促而又蒼白的日子，  
在時間「過去」的黑色的迷茫的大海裏，  
又無聲無色的消失了！

這就好像在磨房裏拉磨的小驢一樣：  
我們的身上綁着皮製的籠套，  
我們的眼睛蒙着骯髒的黑布，  
我們垂着細長的流着汗水的脖子，  
我們身上落滿白雪一樣的灰塵，

我們邁着酸痛的疲倦的腳步，  
我們圍着這古老的石頭做成的磨盤，  
永遠不停止的悲哀而又淒涼的走着，  
走着！……

在一種難以忍耐的飢餓和疲困裏，  
夜，再一次降臨到我們生活着的世界！

夜，

從虛渺的空曠的天頂降臨，  
從生滿莠草的看不到邊際的曠野降臨，  
從古廟一樣陰森的樹林降臨，  
從蓄着臭水的飛翔着蟲類的池沼降臨，  
從豎滿碑牒的被亂草掩蓋着的墳墓降臨，  
從人們麻木的靈魂，

和閃動着淚光的眼睛裏  
降臨！

夜，是一個粗壯的穿着黑衣的強盜，  
他用細沙塗瞎我們的眼睛，  
用棉花塞起我們企圖喊叫的嘴，  
用石頭壓住我們的胸脯，  
使我們的眼睛再不能分辨顏色，  
使我們的呼吸感到阻塞和窒息，  
我的血管裏澎漲的血液，  
要爆炸  
和噴射呀！

• 41 •

我鏗然的倒在地板上，  
(那是我臨時睡眠的床)

再從地板上像在惡夢裏驚醒一樣驀然立起，

我的眼睛裏沉澱着火的流汗，

我的暈眩的沉重的腦袋，

只單純的思念着我活下去，

我要飛出這間轉不過身子的小屋，

我要報復，

我要殺人！

這是決定性的生與死的最後的時間，

在這個世界的人爲的恐怖和飢餓裏面，

我們寧願在大殺人犯的刀子下面犯罪，

也不能像跌倒在路邊上的無家可歸的小牲口一樣，

等待活活餓死！——

我需要米呀，

我需要鹽呀，

我需要一件遮蓋「羞恥」的衣服呀，

我需要一間只能遮蔽風雨的簡陋的小屋呀，

我需要妻子和兒女們的臉上，

應該有一點點作爲一個人的  
快樂的微笑！

可是，

我不是那位「點石成金」的神仙，

我不是傳說裏面的能使泥土變爲食物的神通廣大的僧道，

我不是「七俠五義」裏面描繪的殺富濟貧的

飛簷走壁的英雄好漢，

我只是一個人，一個被人用腳踢踩的平凡的人，

我雖然在苦苦的思索裏面，

用盡了所有的機智和智慧，

也沒有方法敲開這個纏繞我的生活的練鎖，

我僅僅像一個被幽禁的囚犯一樣，  
在這狹小的房屋裏無可奈何的焦灼着，  
和頹然的用無力的手，  
扶在落滿塵土的窗櫺上面！

窗外：

就是無邊的暗夜，  
就是淹沒了一切不能測度的黑色的海，  
就是被蛇蠍盤據的陰森森的洞穴，  
就是住滿了冤魂的使人毛骨發抖的地獄，  
就是那片絞殺善良人民的  
屠場呀！

在一種近乎絕望的綠亂的心情裏，  
我夢想變成一隻碩大的飛禽，

讓我從這窗子上闖出去，

讓我展開電閃一樣光亮的翅膀，

讓我飛翔在夜的黑色的天空，

讓我飛向那些像「郭如鶴」一樣的領導的軍隊裏面，

讓我蓬鬆着長髮，穿着永不換洗的衣服，

讓我提着一支從敵人手裏奪過來的步槍，

讓我在這暗夜裏，沿着田埂機警的走着，

讓我跟着那些俯伏前進的行列，

像一個銳利的箭頭，

指向熾熱的戰鬥的火海！

在那裏，一秒鐘的生活，

也會有真實的代價和意義！

哦！——

這是暗夜，

這是飢餓和煩惱困感的暗夜，

這是拉着生活的石磨，流盡眼淚的暗夜，

這是時代的恐怖而寂寞的暗夜，

這是最後的生與死的沒有笑聲的暗夜，

我們寧願在大殺人犯的刀子下面犯罪，

也不能等待活活的悶死或餓死！

我扶着窗櫺，

我注視着窗外的空虛而又黑暗的世界，

（像那些跪在神像前面祈禱的虔誠的普男信女）

我的火熱的眼睛上瀰漫着淚，

我用沒有聲音的言語，

默默的祈禱：

「給我遞過一隻槍來！……」

(一九四八，八，十二)

## 他們來啦！

——一個長篇的序詩

他們走來！……

他們乘着歷史的金色的輪子走來，

他們從飢餓和被仇恨激怒的火裏走來，

他們從痛苦的核心，

從煥散着希望的光芒的理想裏走來！

他們湧動着，

他們奔馳着，

他們大聲的喧囂或唱着歌，

他們彎曲着胳膊，提着像森林一樣排列的來復槍，  
他們拖曳着沉重的砲車，砲車的輪子急劇的轉動，和大聲的隆隆，  
他們昂着頭，騎着鬃毛飛動的，嘴上濺出白沫的戰馬，  
他們如同巨人，頂天立地，  
橫跨過土地上的城鎮和村落！

在他們的前面，這陣舊的腐朽的中國。

好像經歷着曠古未有的大地震，

山嶽在搖撼和破裂，

江河在汎濫和呼嘯，

被壓抑的土地的核心，

要噴出鐵的溶液來呀！

他們是衆多的，

衆多得好像天上的數不清的星！

他們來的時候：

把花的甜蜜的香味，

把太陽的緋紅的顏色，

把水晶的透明的潔淨，

帶給這世界！

把露着美麗的牙齒的微笑，

把捏痛手指的親熱的握手，

帶給這世界！

也把一種強烈的要求生存和復仇的意志，

帶給這世界！

他們走到那裏，

那裏便有面目黎黑的人們，從罪惡裏伸出歡呼的手，

他們走到那裏，

那裏的以人血當牛奶喝的人，就變成胆小如鼠的丑角，

他們走到那裏，

那裏的荒蕪的土地，就結出雞蛋大的米粒，

他們走到那裏，

那裏就有溫暖而美麗的春天出現，

他們走到那裏，

那裏就會飛揚起安居樂業的快樂的歌聲！

哈，他們來啦，

他們提着嶄新的來復槍來啦，

他們拖着重炮，和騎着高大的戰馬來啦，

他們衆多得好像天上的星，

他們以千軍萬馬奔騰的姿式，

浩浩盪盪的來啦！——

他們將

揭開一個新歷史的序幕！

(一九四八，十二，十五。)

給魔鬼

(短詩集)

我等待你

暗黑的深夜

門外

有脚尖輕輕的移動的聲音——

是提着鐵練的惡鬼也好

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也好

我帶着嘲諷的冷笑，坐在小桌前面

等待你

嘩啦一聲推開木門……

## 畫像

你的臉上有不銹鋼的顏色  
你的眼睛

笑得誠摯而親切

可是你的嘴唇上

却含滿狡詐的機智

你夢想用天大的謊話

蒙蔽一個世界

## 丑角

聲音是嘶啞的

腮膀子是紅腫的

腥臭的吐沫星子在噴射

把黑色解釋爲白色

把殘酷的地獄描繪成美豔的天堂

把敗退說成頭等勝利

把人民的血

當作有色的牛奶！……

你們這些精疲力竭的宣傳家們

不知道是否看到

聽衆們怎樣斜起了輕蔑的眼睛？

## 百合花

一個聖者曾向他的門徒說：

「你看野地裏的百合花

開放得多精緻啊

所羅門王極榮華的時候

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一朵花呢！……」

當然，以人血作為飲料的人  
永遠不配和一朵小花相比

### 奴才

在你的主子前面

你莊嚴的鞠躬，點頭

和用妓女一樣的聲音媚笑

這種卑賤的神態

真有點侮辱你的

梳得光亮的頭髮

和掛在你胸上的黃澄澄的金錢鍊子！

### 人性

挺直愚蠢的脖子  
也把灰暗無光的眼睛  
驕傲的向前平視……

——你這得志的小人  
只知道老鼠的智慧  
是世界上第一等有用的才能

### 定律

是冰塊也好  
是殺人的刀槍劍戟也好  
凡是接近火的  
必被溶化

滾開吧

哈哈

你笑我的褲子露出大腿，

你笑我的腳趾變成破皮鞋的牙齒

你笑我的頭髮爲什麼不會修剪

你笑我在這刮風的冷天

爲什麼還穿着夏天的衣服

滾開吧

這個世界并不需要羞恥

### 日出

我的窗子上嵌着透明的金片

窗外藍色的天空

深紅色的屋頂

和牆壁上的石灰

都像洗過一樣新鮮和潔淨  
不知道昨天還在蛀蝕這個世界的蟲子們  
統統死掉沒有？

### 針孔

通向明天的路  
只有一個針孔  
而我們前仆後繼的  
要從這小洞裏鑽出去

### 鐵

燒紅的鐵塊  
在鎚與鉗之間  
開起花  
和散佈火的種子

一個聲音問我：「你是誰？」

我說：「是鐵！」

### 施捨

我可憐的弟兄

——亞細亞的子民

停止你要求施捨的禱禱吧

你的悲愴而貪婪的眼睛，所企求的

我無法如願以賞的

給你以低微的滿足

如果一把米，或一張貶值的紙幣

能把你從「苦海」裏面拯救出來

我願意割下自己身上的肉

作爲慷慨的施捨

給魔鬼

我把臉坦露給你

也把胸坦露給你

任你抽打

任你用滴血的嘴啃咬

普羅米修斯

不是也會給把他的血肉

交給你的同類……

(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

重慶市第一工人俱樂部圖書室藏

36c



4.00

1-7

給 魔 鬼

著 者

王

發 行 者

章

發 行 所

文 化 工 作 社

丘

梁

采

有版權·禁翻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1949]

1 你在那兒

王 采著

三·〇〇元

2 騎 馳

惠特曼·耶斐羅等著 鄒絲芷譯

五·〇〇元

工 作 第 一 輯  
3 幽會與黃昏

拜崙·雪萊等著 沙 金譯

四·五〇元

詩 第 一 輯  
4 我們開會

何 達著

九·〇〇元

叢 書  
5 巨人的脚下

青 勃著

八·〇〇元

6 美麗之歌

愛沙尼亞民歌 孫 用譯

四·〇〇元

上海(11)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